传统老粗布织出新商机

广饶农民靠老手艺赚手工费,土布服装床单销路好

本报记者 李莎娜 李金金

在织布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,布匹的各式花样常常让人们目不暇接,复古的老粗布也成为人们追捧的新时尚。然而老粗布是怎样织成的,很多人却并不知道。近日,记者走访了东营广饶县大码头镇,这里传承了几辈人的老式织布机仍在使用,同时,人们也创造出了新技术和新商机。

过去织新衣 需72道工序

正在忙着“牵机”的大码头镇村民徐良玉说,老一辈流传下来的说法就是经过72道工序才能织成一件衣服,从采棉纺线到上机织布,要经轧花、弹花、纺线、打线、浆染、沌线、落线、经线、刷线、作综、闯杼、掏综、吊机子、栓布、织布、了机等大小72道工序。但所需技术已经改进,所经过的程序仍有几十道。“现在没有了轧花、弹花、纺线、打线的过程,可以直接从纺纱厂买线,给我们省去很多麻烦。”她说。

据徐良玉介绍,史料记载,山东大汶口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“纺纶”,代表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纺织业的雏形。“今天我们看到的织布机大概是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流传下来的。

床单用三年 仍像新的一样

在广饶县码头镇,一位70多岁的村民告诉记者,老粗布也叫老土布,是码头镇世代沿用的一种手工织布工艺,现在大多数村民家里用的都是老粗布做的床单,她说:“结实,用上十几年都磨不破。”

说起老粗布的优点,村民徐双蓝打开话匣子,“有说不完的好处”。老粗布采用纯棉纱为原料,全部工艺采用纯手工制作。它质地柔软,手感佳,没有静电,持久耐用。色彩鲜艳不褪色。冬暖夏凉透气性好,不易搓起、不卷边,又因老粗布线粗纹深,整个布面形成无数个按摩点,对人体皮肤还有按摩作用。

在谈话中,徐双蓝指着自己用的床单问记者:“我用的都是老粗布做的床单,你看这个床单用了多长时间了?”徐双蓝指的是一个红色花纹、淡黄色花边的床单,花纹鲜艳,质地光滑,像是刚用了没多长时间,徐双蓝告诉记者,这个床单用了已经三年多了。

农闲时织布 赚点手工费

在广饶码头通往稻庄的路上,记者看到了很多小型纺织厂。在稻庄工业园区,记者走进一家丝绸服饰公司,负责人任丛刚介绍,公司2005年成立,最大的特色就是用老式的织布机制作家纺,把老传统发展成新时尚。

由于原来流传下来的织布机不多且有的已经陈旧不能用,任丛刚就让村子里的木工做了几百台老式织布机,并在传统的基础上改革工艺,增加“手工提花”等技术,然后放在附近的高刘、北塔等村。他说:“一个村子放20多台,村民趁农闲的时间织布,织好了送过来,我们支付给村民手工费,然后把这种老粗布加工成各式各样的服装、床单,销路一直很好。”

徐双蓝说:“老粗布帮村民挣了不少钱,有老两口十个月挣了7000元手工费。”

村民正在用老织布机织布。

保护青岛教育界的“城市记忆”

“城市记忆”是一座城市文化底蕴的载体。青岛的“城市记忆”真不少,相关单位的保护措施也很到位。从道教宫庵、古寺宝塔到天主教堂,从山水名胜到海滨栈桥,从名人故居到欧式建筑,都保护得很好。

青岛的教育事业发展较早,但是这方面的“城市记忆”并不太多。在历史上,中学有青岛市立中学(一中前身)、女子中学(二中前身)、礼贤中学(现九中);中专有青岛师范、青岛商校和卫校。现在除了九中还在原址,其它几所老校都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换了校址,多少有些遗憾。

现在要说的是地处李村的青岛师范学校,建校八十多年,可谓青岛老校了。该校培养出的教师遍布青岛各所中小学,也培养出省市级干部甚至中央干部。随着师范教育层次的提高,中师教育已被淘汰,校址转让给五十八中。这就把中师教育的“城市记忆”给转没了,是令人遗憾的事情。

我建议把青岛幼儿师范学校迁到师范(李村)校址,由中师变为幼师。这样做的意义是,幼儿教育乃百年大计,与师范学校合并,使师范教育一脉相承,师范的优良传统、优秀的师资更能发挥良好的作用,培养出更好的幼儿师资。同时,也能留下师范教育的“城市记忆”,使岛城的文化底蕴得到保护。

五十八中学的分校可迁到现在幼儿师范的校址,到老市区发展会更有竞争力,也能吸取老市区学校的教学经验,争取取得更大的教育硕果。这样做可谓两全其美。

(于显绥)

一张红色纸张,一把普通剪刀,在69岁的老人王象焕手中是有灵性的。剪刀上下飞舞,不一会儿,花鸟虫鱼、自然风景,尽现纸上。

剪刀飞舞 纸上生花

王象焕剪纸艺术已被列入省非遗保护名录

本报记者 段学虎

心中出样,下剪成图

23日下午,记者来到利津县北岭乡敬老院。透过窗户上张贴的红色剪纸,记者顺利找到了王象焕老人。王象焕告诉记者,他的剪纸技艺是利津县独有的技艺。利津王家剪纸属于清代宫廷剪纸,到王象焕是第四代传人,在当地颇有影响,王象焕剪纸艺术已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

王象焕讲述起剪纸技艺格外精神,“王家家传剪纸技艺要做到‘心中出样,下剪成图,图必有意,意必吉祥’,还要利用花鸟虫鱼的谐音。”

剪刀陪伴五十多年

1942年,王象焕出生在利津县一个书香门第。“祖辈认为王家剪纸是女孩的营生,传女不传男。”王象焕说,小时候坐在母亲和姐姐身旁,看着两人剪纸,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剪纸。“十七八岁的时候,一位好朋友结婚,便为他剪了一套顶棚花,贴在新房里的顶棚上。”王象焕回忆道,没想到,每逢有人看到,便问“谁剪的”。一传十,十传百,慢慢地,王象焕成了十里八村的“名人”。

曾被选为利津县政协委员的王象焕,写过三次关于民间剪纸艺术保护的提案。“我愿意把家传的东西毫不吝啬地传出来,谁愿意跟我学的话,可以来我家,我免费传授。”

令王象焕感到欣慰的是,王家剪纸的唯一传人——王象焕的侄子王立奇已经接过了王象焕的衣钵,并开始剪一些原来老规矩不允许剪的内容——人物。王象焕说,“希望他以后坚持下去,将剪纸技艺发扬光大。”